

薛荔山房藏稿

第五卷

應制

仁聖皇太后奏書

子皇帝御名謹 奏仰惟 聖母仁聖懿安

皇太后陛下 德侔厚載 性合資生宣壺教

于 先朝廣衍螽斯之慶肅 母儀于今日式

開麟趾之祥茲屬元嗣之誕生寔惟 重闈之

篤祐恩宜酬於燕翼禮必備夫鴻名 彞典具

存輿情允協謹以某月某日恭率文武群臣奉  
冊寶加上尊號曰云云伏祈慈鑒登晉  
徽稱大德得名尊崇極一代之典至仁昌  
後本支綿百世之傳臣不勝惓惓之至謹具奏

聞

慈聖皇太后奏書

子皇帝御名謹奏伏惟聖母慈聖宣文

皇太后陛下思齊作聖柔順俛天配先

皇而育眇躬劬勞備九我之德正 慈極而昌  
後嗣本支開百世之祥適屆仲秋誕生元子猗  
蘭襲吉共欣噩夢之重光仙李滋榮咸荷燕詒  
之永賴錫羨有自崇報宜申謹以 月 日恭  
率文武群臣奉冊寶上加尊號曰云云 伏惟  
聖慈允升 顯號 鴻名罔極永垂篤慶之休  
聲 駿惠無疆茂衍發祥之厚澤臣不任惓惓  
之至謹具奏 聞

仁聖皇太后奏書

伏以 寶冊鴻垂祇薦 重闈之祉 璇宮燕

敞仰承 長樂之歡喜動 慈顏光延慶緒恭

惟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陛下 齊

莊令德 貞靜徽音瑞啓乾符 懿訓允宜於

翼子祥開震索 神謀蚤垂於貽孫四海謳歌

交頌 尊崇之 顯號九重孝養宜申宴饗之

至情卜以某日肅奉 清娛式同衍樂露挹瓊

漿而介 壽雲移玉輅以登筵 視膳周京百

福衍靈長之景運 含飴漢殿萬年綏祚胤之

休徵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具奏 聞

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奏書

伏以 震祥天啓誕膺景命之休 需燕日開

祇薦重闈之祉樂以天下懽動域中恭惟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陛下 聖德嗣徽

母儀亶善 二南正始克成翼子之謀百世

開先早珥宜孫之慶命名肇舉於嘉禮承歡宜  
集於芳辰謹卜某日之吉恭迓 鸞輿光臨

燕喜九州為養聚百順之攸同 萬壽稱觴歛

庶徵而畢集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具奏

聞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奏書

伏以 思齊啓聖遠貽豐水之謀 長樂承歡

快洽鎬京之燕室家錫類寰寓交欣恭惟

聖母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 應地無  
疆 配天罔極 祥鍾胤降既誕育於眇躬慶  
啓螽斯載襲禎于冢嗣允遂含飴之樂宜修視  
膳之儀謹以某日之吉肅敬 瓊筵祗迎 翟  
葆式燕以衍綏至養于九重 介壽維祺歛既  
醉之五福 鴻慈懋迪於冲子熊占早兆于元  
孫玉牒名新撫弄璋而色咲 彤闈慶溢躬酌  
斗以怡愉



恭嬪冊文

制曰朕仰惟 列聖遠監成周爰置宮嬪翊宣  
陰教蓋內治恒資多助而備官尤貴得人咨爾  
某氏婉婉夙閑貞順允迪式宜四德之簡克倡  
九御之先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為恭嬪於戲桂  
掖聯班已襲輝於綸翟椒塗供奉須佩服于箴  
圖爾其贊后惟勤共副求衣之理帥屬以敘廣  
叶夢蘭之徵欽哉

和嬪冊文

朕曰六寢建宮禮詳內治之典九嬪帥屬教先  
婦順之章是惟邦媛之誕登庶俾壺儀之肅穆  
浴爾某氏質含貞靜德協柔嘉妙選既孚于

慈宸顯名宜序於姒幄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為  
和嬪小星戴惠寵霑魚貫之恩樛木承休瑞啓  
螽斯之慶永無替於夙夜尚有光於家室欽哉  
西宮徽號詔書

朕惟帝王之孝尊親為大嗣續重焉稽我

祖宗列聖以來每於元嗣之誕其舉隆親之典  
特加崇重蓋以彰慶澤而薦老思也朕以眇躬  
纘承大統十年於今仰賴 兩宮聖母擁佑迪  
成克臻治理尤念宗社之緒恒切嗣胤之圖乃  
者積慶所鍾薦生元子廷闈悅豫臣庶歡欣是  
固 九廟垂休 百靈錫羨而我 聖母深  
仁厚澤尤不敢忘也罔極之恩曷能酬報載稽

成憲申展慶儀祇告 郊 廟社稷率文武羣

臣奉冊寶上加 聖母仁聖懿安 皇太后

尊號曰云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尊號

曰云云揭鴻名于域中覃駿惠于天下丕揚

至德茂率洪仁所有令條開具于後於戲本昌

後而酬 恩徭極 尊崇之典溥錫類以致孝

永綏祚胤之祥播告寰區咸使知悉

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張東暘并父母妻

誥命

制曰粵稽邦禮首重明禋矧我 聖祖在

天之靈國家肇祀之統載自留都祠官之秩寔  
典厥司可無髦士以昭秉德而光似續哉爾南  
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張 雅素真修端凝  
偉器初試邑宰更踐省郎嗣當廷課之期偶註  
史議之末三佐州郡一著賢勞頃復晉於祠曹  
獨謹條乎掌故用底乃績丕奮厥庸茲特授爾

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典禮寅清虞廷咨命  
執事溫恪商頌思成朕敬恭神明眷懷舊邦汝  
惟克亮天工則明陟其有恒典汝往楸哉

制曰人臣歷閱內外中更困抑而能奮不顧家  
率以獲信其志則內助之得人可知已爾南京  
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張 妻何氏共儉相夫  
和順宜室往從比部已荷封章中道相違賢聲  
猶在茲爾夫祠曹奏績寵數惟新特贈爾為宜

入再命之榮賁及泉壤有相之義勿間幽明爾  
靈不爽其尚欽哉

制曰祠官祝釐為國錫福而褒崇之典必逮所  
生蓋懋賞之經抑同休之誼也爾封南京刑部  
陝西清吏司主事張 乃南京禮部祠祭清吏  
司郎中張 之父儒術飭躬義方訓子動求合  
理志不徇私爾子歷宦升沈守官貞亮有聲秉  
禮益徵庭聞是用加贈爾為奉政大夫南京禮

部祠祭司郎中攸攝之儀嘉爾朋友錫類之孝  
達乎大夫朕尚嘉此道爾亦歆承于九京哉  
制曰人子愛親獲壽於天獲命於君斯稱純嘏  
惟天不可必而恩匪私倖則存乎其自求焉耳  
爾封安人鄒氏乃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  
張 之母勤儉積累慈孝熏蒸格天而壽逾古  
稀迪子而榮膺初命爾子亨屯一節夙夜有終  
可謂能服母氏之訓已是用益封爾為太宜人



子以榮名悅其親親以壽豈安其子盡節與報  
養之日而俱永矣

直隸保定府知府李楠并父母妻誥命

制曰朕念畿輔重地股肱惟良必慎簡省曹親  
登俊又俾之出守以寄專城敘有成勞寵賚曷  
靳爾直隸保定府知府李楠質崇悃愍行飭庶  
隅敬忌明刑哀矜折獄大受之器歷試有徵迺  
守中都繼典上谷剗犀游刃佩犢解繩保障攸

司鎖鑰兼壯報政三載薦章十聞特授爾階中  
憲大夫錫之誥命試於三輔既敷奏以惠疇入  
為九卿自明陟而楙賞惟數州之是式余一人  
其汝嘉

制曰薦棊楙穰穰之忱采繫庸僮僮之被夙夜  
匪懈内外交修此士人所以嘉内助之賢而國  
家因之著從爵之典也爾直隸保定府知府李  
楠妻封安人郭氏女貞醇儻婦順明章宜爾有

孚克贊西曹之雅譽刑予以迓式襄上谷之弘  
猷是用封爾為恭人鷄鳴靜好在御懷雜佩之  
風象服委佗自公勵素絲之節

制曰獨立雅言徵庭聞之式穀素封命秩疏國  
寵以貤榮賢賢勸忠親親廣孝爾封承德郎刑  
部陝西司主事李三畏乃直隸保定府知府楠  
之父肄業黌宮馳聲秬苑抱伏生之牘遺韋氏  
之經家世為儒經術致用乃獲售于爾子遂親

見於其身是用封爾中憲大夫直隸保定府知府命服斯皇尚誇稽古之力恩綸有非用酬翼子之勞

制曰人臣將母之諗靡盬不忘何恃之懷罔極曷報必資國典以遂私情爾封太安人張氏乃直隸保定府知府楠之母毓自名闕嬪于儒宗畫荻以相傳經加七而臣慎獄樹護方慶匪蔚生悲是用贈爾為恭人服明綸而不朽寵賁玄

高啓哲嗣於方興光貽彤管

浙江温州府推官王胤麟并父母妻勅命  
勅曰東甌控山帶海民饒訟簡間者不然豈司  
理之官率溺其職不能贊宣德化而反巧心折  
律罔民而為之也朕深慮此慎厥遴選爾浙江  
温州府推官王胤麟温恭飾性貞介禔躬雅席  
儒珍簡司郡理而能明清敬辟仁恕原情淑問  
揚休最書奏績朕是用嘉授爾階文林即錫之

勅命夫自法吏競起武健立威克博聲華以躋  
通顯士未有不繇此而赴功名之會也爾惟勿  
替初志克終永譽則作朕股肱耳目其惟汝諧  
勅曰人臣夙夜在公靡室靡家朝廷錄勞其身  
則必錫寵于內所以體其情而勸之也爾浙江  
温州府推官王胤麟妻周氏專靜之姿柔嘉惟  
則克相夫子敬事姑章職業交助於鷄鳴節儉  
贊成乎羔素是用封爾為孺人丕著刑于之範

蓋弘司理之聲

勅曰篤厚之教不肅而成清白之傳貽燕有自  
匪藉榮典曷發潛光爾王國雅乃浙江温州府  
推官胤麟之父孝備庭闈德孚里閭還金服義  
折券行仁勗子蒞官持廉守正是用封爾文林  
卽浙江温州府推官恩承錫類宜明綍之薦加  
誨勵作忠翼嗣服之愈懋

勅曰鞠我之恩並稱罔極愛則慈母教同嚴君

報德疏榮寧有二哉爾吳氏乃浙江温州府推  
官胤麟之母名閨服訓中壺宣儀孝養必親周  
睦靡倦績麻課學緣物警心子有令名母氏聖  
善是用封爾為太孺人象服永宜於偕老燕謀  
益鬯于嗣徽

端午節應制對聯

地騰開新節

天闊騁駿遊

六龍乘暇日

八駿逐迴風



騎士斜穿却

龍媒亂度花

競渡猶傳楚

來遊式咏周

龍舟排翠荇

翟葆掩青蘋

雪浪牙樯湧

晴波錦纜牽

驃騎捷乘孤隼過

鳧舟輕裊六龍翔

海榴光映黃金勒

堤草香翻碧玉蹄

紫馬驕嘶催玉勒

彩標馳射躍金鞍

夾岸旌旗疏鳳輦

中流簫鼓振龍舟

爭標急舫排銀浪

卷幔輕綃淨玉波

舟搖銀海渾翻錦

棹擊瑤波競曜金

端節正熙時閑觀戲馬  
邨居多樂事坐看游龍

鳳舸娛慈筭會宴瑤池  
龍艦奉宸遊載歌靈沼

驊騮獨步弄影踏空行  
驃騎紛馳角巧穿雲度

時雨漲新波輕移鳳舸  
薰風舒麗景高颺龍標

紫駟奔雷躡景御堤遙  
駉驥追風蹴塵芳迳軟

蘭棹輕搖看龍飛魚躍  
菱歌齊奏襍鳳管鸞簫

墨銘應制

其中有精膏乃光動而愈出澤乃長

文命誕敷惟爾之績食邑松滋玄圭九錫  
玄德之精翊我文明龍賓入御萬年之徵  
胚胎大塊淋漓紈圃蒼球玄璧作瑞天府  
鳥跡開功龍圖司契作我客卿閭然處晦  
磨其鈍畜其銳後於素筆書契

硯銘應制

抱璞以全貞守靜以持盈象冲德之虛一宣文  
治于砥平

取材周璫象形夏鼎勒以商銘淵默思省  
規中抱璞園池環壁運量藻績文明赫奕

墨石相著而德不忒蒼素相入而文乃出有容  
有執是以為天下式

秉堅貞之一德存樸素于太古沈酣翰墨之場  
漱潤圖書之府

敦樸為先靜以永年匪資翰墨德契重玄  
離爾石鄉登之棊几端軌布式將順予美  
正爾之德無反無側以察以理命于下國  
卷石勺水象天法地功用不測品藻萬類  
慎之動戒之儆運方寸光四表  
坦而平淡而清廉且貞

奏疏

賜羊酒謝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因患脾病於本月二十五日具本奏乞給假調理奉 聖旨准給假

調理吏部知道欽此隨於二十九日伏蒙 欽

遣御前答應牌子邢忠賚 賜臣鮮猪一口鮮

羊一羴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臣謹

於卧榻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流備

員史局頃承人乏冒廁 講筵雖經義日陳効

空言於筆札而 天顏歲隔靡實補於涓埃瘵

曠難逃愆尤易積遂嬰犬馬之疾休沐仰祈  
遽荷 天地之仁生全曲賜詎期 殊典聚及  
微臣勤 中使之特臨錫 尚方之諸品肥於  
兼味驚生藜藿之光精粲芳醪頽易簞瓢之色  
此儒紳之異數豈賤士所堪承病骨凌兢餘生  
悚息小人厭腹敢忘一飯之恩 大賚踰涯  
矢竭終身之報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緣係伏  
枕不能 廷謝謹具本奏 謝以聞

請告再疏

奏為抱病曠職勢難久淹再懇 天恩俯容回

籍調理以延殘喘事該臣患病月餘前月二十  
六日奏乞回籍二十九日奉 聖旨教 着在

任調理吏部知道欽此臣本一介書生窮年涸  
巷會茲竒邁濫列詞垣士之遭逢良已厚幸且  
臣仕籍之日少田間之日多芹曝之忱野人所  
急江湖雖遠 魏闕長懸臣獨匪人敢昧斯義



况臣頃歲復官未幾隨擢宮僚受業無成獲察  
講幄執芻蕘之臆說覲 旃屢之 清光臣獨  
何心忍甘自擯緣臣家居九載內難三嬰積憂  
損脾重哀耗血遂成洞泄漸致虛勞十九年春  
棄事弗遑趨 朝已迫遭迴就道跋涉逾時衰  
憊之餘暑濕易中入京至九月驟發黃疸醫療  
未痊適有轉官 講筵之 命匍匐謝 恩僮  
俛受事鬱積抵歲嘔血數升此臣同官諸臣所

共見也然而不敢言病者 皇上靜攝既久諸  
臣陳請方殷異獲一睹 天顏少申愆分逡巡  
有待濡滯迄今不意入夏以來涼燠失調食寢  
違節宿疴頓作新病相仍百計千方十無一效  
方敢具奏給假即荷 特賚殊恩臣自分捐軀  
莫能酬遇乃 恩深緣淺福過災隨痊可無期  
困沉轉劇奉 命調理又已經旬 皇上養邃  
深宮諸臣日陳講義臣自卧病筆札不供尸素

屢月曠官則懼罪久病則憂生憂懼併攻生死  
莫測先年講臣告病回籍並蒙矜允蓋以說  
書非養病之地而恤私亦禮士之經也臣雖  
不肖不敢望於諸臣伏乞皇上推大造於無  
知念微生之可憫槩垂惻隱特放土還  
則有涯之生續命於今日而罔極之報戴德于  
昊天矣

謝賜馳驛銀幣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患病日久本月初十日再乞回籍調理十二日奉 聖旨教 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該部知道欽此隨於十三日伏蒙 欽賜白金綵段臣謹于卧榻前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生於小邑起自貧儒最品蓬姿用靡當于榱桷孤踪弱植飾誰假於輪囷會際 聖明叨陪侍從初官史局三長之技罕聞續綴 經幃

一得之愚鮮効虛糜廩食重負 恩私尚懷向  
日之忱冀遂瞻 天之顛歲時延矚咫尺竟違  
潛茗遺照於太陽根芟易蠹小器取盈于深注  
敬仄難容累疊叢生沉疴頓至五旬伏枕莫逃  
尸素之誅屢疏陳情並沐 優容之 旨操南  
音而假息羈旅幸寬投故里而適歸生還喜遂  
援崇儒之鉅典周 逮下之洪仁 許乘傳以  
馳驅俾出疆而逸豫 尚方綵幣驚看初服回

榮內帑精鏤驟覺行囊增重絲縷曷報徒貽誦  
於不衷纖忽無勞祗愧心于受 賜珍藏世寶  
永生蓬華之輝什襲身章長起薜蘿之色伏願  
垂裳泣政作礪 親賢鞏固金甌蚤惟 宗社  
之至計彌縫 衮職共圖海宇之訏謨臣無任  
感戴激切之至緣係卧病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 謝以 聞

辭朝疏

奏為辭 朝事該臣患病具奏蒙 恩准回籍

調理着馳驛去仍 賜路費綵幣謹祇領奏

謝外茲當遠離 闕廷恭申 辭謝伏念臣賦

性椎魯稟質踈庸猥自詞林叨陪講幄一經受

事千慮效顰三年之間 寵錫頻霑異數兩月

之內私情屢瀆 宸聰既放生還兼蒙 賚予

始終大造 燾持曷罄形容履戴 洪庥頂踵

豈堪酬報 五雲漸遠瞻 魏闕以神搖萬里

長驅望 玉階而心碎雖出處無關於世道而  
進退敢忘夫 君恩麋鹿與遊尚竭犬馬之戀  
蓬蒿獨處頓傾葵藿之衷 金鏡祝 華封月  
滿長安秋色 銅龍開 震索風回環海春光  
有道守在四夷 同心叶于一德 仰觀 乾  
象憂危凜若持盈 俯察時艱嚴畏祇如馭朽  
渙群而大號豐蔀不見於日中 裒益以平施  
解澤均沾於天下使微臣得與農圃而樂業則



畢世當同耕鑿以興歌矣

陞南京國子監祭酒辭疏

奏為新命濫承宿疴轉劇勢難赴任懇乞 聖  
慈俯容原職終假以便調理事臣由萬曆五年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七年除授檢討十一年  
奉使 冊封 岷府事竣患病奏 准在籍調  
理隨接丁父母憂十九年服闋赴部復除前官  
十月蒙陞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克

日講二十年八月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  
撰掌本局印務仍充 日講二十一年六月患  
病再奏伏蒙 恩賜銀幣馳驛回籍調理今年  
三月內忽報推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驚疑  
并集未有部劄不敢具辭延至六月二十日適  
臣營塋臣父接到吏部劄付該本部題為缺官  
事奉 聖旨教 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欽此備  
劄到臣限五月十九日到任臣倍切驚惶夫人

臣聞 命即行本恪恭之大義不能而止乃迫  
切之至情今臣既曠公期又稽私請即加顯僇  
難贖前誓惟臣仕進之心不勝其善病而私願  
之慮復苦於多虞往歲家居迭嬰內難母喪方  
殯父憂相仍襄事未皇趨 朝已迫復官二載  
疾病侵尋荷 恩而還計程取道乃復遭迴五  
月始獲抵家因見臣父遺骸尚露頓增傷慟冒  
病奔走竭力經營自春徂夏衝犯暑雨胼胝枯

据纜就窀穸遑當伏暑陡發宿疴肢體疋羸日  
見孱削頭目眩暈時復顛迷蓋積損有年藥石  
難於奏効從衰愈亟時月豈能望痊加以聞  
命稽遲愆罪憂悸心欲前而弗克勢既迫而轉  
危也若乃師儒之臣尤宜慎選 簡召之命豈  
容濫加臣自計入官並無片善頃蒙 予告未  
及一朞不肖之身不可以師多士旅退之跡何  
敢驟辱 新綸量臣之才則授任匪據度臣之

疾則就官不能 國學賢士攸關 留京 帝  
業之本即今陳乞已屬曠違伏乞 皇上篤念  
根本重地別選名碩老成以重厥任姑容臣以  
原職終假得便調理則跼伏草茅戴 洪恩於  
罔極優游田里祝 聖壽於無疆矣

再疏

奏為力疾赴任匍匐不前違 命日久負罪日  
深懇乞 聖慈俯容原籍調理以全微生以還

重謹事該臣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接到吏部  
劄付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教 陞南  
京國子監祭酒欽此備劄到臣于時臣抱病未  
痊荷 恩逾涯隨即具疏控辭懇乞收回 成  
命俯容原職終假九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教  
着遵旨前去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緣臣  
賚疏義男回塗患病稽遲今年二月初二日方  
獲抵家復接到吏部劄付限臣三月初二日到

任臣不勝驚惶欲行則病難支持欲辭則罪干  
冒瀆即延醫生易大良來家調治藥物雜進溫  
涼並投至三月中旬病標畧減即於四月初一  
日自本縣起行仍挾醫生同往私計日就痊可  
勉強赴任雖已違限尚冀 聖明寬宥不意由  
本省行至南康府中夜寒熱陡發痰涎盛壅一  
時暈眩四肢痿厥醫生在傍束手無策延至天  
明喘息少蘇醫生診視乃云平素稟受虛羸病

根深錮前以攻治峻迫元氣頓傷必須靜攝歲  
時庶幾可望苟活若復妄投藥劑立見耗損自  
危臣伏枕望闕垂涕拊膺竊念臣至不才遭  
逢盛際計今通籍十有九年矣列在侍從  
曾無寸長承乏師儒已出非望犬馬猶知戀主  
葵藿尚能傾陽臣其猶人安敢一日而忘君  
父哉惟是器小難受福過生蓄寵祿居前徒切  
光榮之美憂危迫後轉惟衰病之虞聞命逾



年寬程已再遷延不決瘵曠莫延方今宵旰

勤勞夙夜虔恪豈容以南雍重地而為病臣觀

望之私哉仰惟皇上至聖畢達下情與其嚴

後至之誅并責之以不效孰若廣兼容之量勿

強其所不堪也用是不避煩擾再申籲控伏乞

垂憐殘喘俯容原籍調理國學賢關另選老

成端士以副任使庶師道有光丕弘棫樸菁莪

之化而賤臣無恙永戴生成覆幬之恩矣

第六卷

雜著

塘湖甘公傳

塘湖甘公宮者虔之信豐人也字宗奇其先徙自卅湯家于邑之水東坊遂為水東著姓自公太父徵仕郎和昂世以貫雄里閑公父珍母郭郭之未舉子也畜二媵而厚御之迺後竟舉公公生也晚父母蚤棄而家故饒斃斃藐孤族有

修怨于公父者私誘強宗惡少數百輩名以它  
事來捕公欲盡籍其產而有之公脫身匿舅氏  
所亟出數千金陰購怨家重賂諸惡少滿其欲  
而去事乃解稍長讀書不屑治章句去為郡功  
曹已又厭之曰大丈夫不能致身五鼎則當浪  
跡五湖安用家為又寧能僕僕刀筆為人役也  
於是盡捐其產賤值而鬻之治裝重齎恣其所  
之每過都邑即訪其邑之賢豪長者傾身而內

交馬相與縱譚千古譁浪時事意當語合奮臂  
攘袂獵纓抵掌四座驚易凡所經歷名山大川  
開微險易隨筆橐記足所不到則必周訪而博  
識之退而訂之往牒叅以時務作九邊圖說古  
今形勝圖劈畫井井一覽而輿圖可指諸掌也  
間則泛酒人博徒樗蒲劇戲浮白太醕挾歌妓  
舞女鳴箏曳履狂呼沈湎彌旬浹月人莫測其  
所以自壯而周流四方歲不過一再就舍即就

會賓客過泛無虛日豪舉高會率為常度又樂  
施予急人之難倒囊勿問也既衰而後稍稍倦  
於遊葺一室自老顧謂子若孫曰吾席累世遺  
業而卒以構禍幾不脫於虎口凡吾所為舉先  
人之貲而盡棄之者豈不欲為子孫計久長哉  
欲遺若輩安耳垂老而貧且窶曼如也往度俗  
鬻產者動以賤值為辭責償於鬻者鬻者苦其  
訟也不得已而售之習為得計人有憐公貧者

為公籌之公叱曰去毋污而公而公即老且悖  
肯效市井亡賴哉人以此益高公之誼居家訓  
于姓與隣里嫻好往來問勞務以道義相規飭  
所著有傳家易見水東鄉約行于里中里中有  
私閔者必求直于公公為片言解去其不義愆  
公之知而慚悔自新者尤多公亦不念其舊也  
公雖好遊而子若孫皆能以文學自厲伯文重  
重子傑仲封文林郎文炳俱邑諸生重與傑並

廩于庠重既貢而卒傑亦卒廷尉方凱公顧謂  
文林公曰何天之困我若此意者其在此免乎  
是免不凡必能振吾之窮時時拊而督誨之夜  
引同卧就枕席間必為講說史籍二三條廷尉  
能頌習而後寐以故廷尉之舉于鄉也在諸生  
中即能稱引古今得失指畫幅員延袤與夫川  
谷要害一一縷析如睹蓋公所以開之者蚤矣  
廷尉與余遊每述其太父太母吳顧覆教育之

恩至泣下不能言既封其父為文林郎愈益念其太父不忘也廷尉方嚮用日尊貴其所以褒寵而光太公者曷有既已嗟乎世所稱倜儻魁豪之夫身離憂難菟結于其中而不能憤發自舒往往頽放於聲伎醉遨以洩其忿悁不平之氣然智慮銷耗或迫於困窮倒行逆施而不顧者亦有之故其後亦不復振也公幼邁奇禔僅以身免乃盡傾其貲而託之遊以自放一何誕



也及考公行事與所論著又何其自待之重而  
貽後之遠哉史文曰余觀太史公所記游俠諸  
君子其事多奇絕可矜然終以危其身非所以  
訓也至若萬石君家特以謹厚著聞而建慶位  
躋通顯莫能有所建明豈所稱篤行醇謹固為  
祿位計哉千章之桂必生泰山之阿而蘄湍激  
瀨魚龍不窟宅於其間公之所為廷尉地者豈  
淺歟哉豈淺歟哉

志喜亭記

古者諸侯各君其國子其民民有分田而又有  
溝洫川澮以備水旱歲時歛歛則有望祀之典  
為民穰田禘穀天子又時遣大臣巡行而慰  
勞之當是時湛恩濺澤旁皇周帀於寓內而民  
用謹欣鼓舞歌頌不勸故其詩曰芄芄黍苗陰  
雨膏之是也秦用力政兼併裂天下而郡縣阡  
陌之卒以慘刻自蹙而民於是不復覩先王之

澤矣。藻興去古近，循舉官職間遣御史繡衣監御史錄民間獄條察州治狀而又加意二千石每刺史守相臨遣必親召見嘗稱曰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愁嘆怨恨之心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是以吏治蒸蒸不斲而黎民艾安至今稱藻為最國制歲遣侍御巡行郡邑而親民之職又專屬之郡守郡守察民疾苦以其實上之侍御侍御轉而聞之天子視漢加重邇者功

利爭驚道德溺我待御專以鷹擊毛鷲為能任  
刻深吏為爪牙捺下如束溼薪而郡守若令亦  
習為脂韋卑癩媵趨飾傳厨侈供帳以快侍御  
意至民肥瘠湯不為省民不聊生數年以來海  
內煩耗幾頓 天子愍之立反新政修明博大  
之業明 詔天下與民休息而侍御涂公奉命  
按楚蠲煩滌苛務在宣明 德意癸未夏巡行  
寶慶是歲不雨民苦旱初公未至郡守胡公率

官屬齊袂為民大雩及雨露漑未足適公至公  
至則諸令未下先申禱雨之約躬自衣素茹蔬  
晝立禱庭中中夜起望雲凜仰天扣胸極其昭  
假於是監司臬郡邑守令咸奉約束壹意虔禱  
不五日而大雨滂濡原隰沛溢山澤公又一洗  
近時沿習繁密之具蕩佚簡易課吏鞫獄親治  
其大體而以其餘付之於守令旬餘畢事而去  
供億不煩官不易常民頌無寃適余以使岷

過郡入境上高下黍稌被野登塲黎昨歡躍相  
慶余以賀守太守則歸之侍御謀為樹亭刻石  
垂之不朽而屬余記之余羈使事不果越明年  
春胡公復走使千里徵余言余惟古太史氏奉  
命四方采民風歌謠獻之闕庭以考察政治余  
不敏不能播之聲詩登美史冊而可不紀其實  
藏之名山乎亭名志喜藩司田侯題在天洳山  
即禱雨之所故城南有六亭歲久盡廢而此則

復其一云胡公滌人治郡多善政百廢具興冢  
宰莊肅公為時名臣公其季也可謂載錫之光  
矣田公宜鄉河南人以諫議旬宣于此有聲  
即遷去侍御汝高於余同鄉嘗搯擊論天下事  
奮欲破觚斲雕挽之近古初宰龍游歲飢以皇  
禱更穰蓋所稱隨車甘霖乎其所至多惠政如  
此史文曰余過寶慶太守辱交而與余游登愛  
蓮之堂嘒然周茂叔之餘風而裛徇南國以睨

其崇故墟則召公之遺愛存焉世之泯泯與草木俱朽者何限也獨藉其榮名而聲施後世士大夫之仕而至於斯者可以觀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觀風守土者其尚考於斯亭

高安盧侯去思碑

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信哉斯言也自武健嚴酷愉快勝任而言道德者



溺其職矣吾高安之為治也土瘠而賦重環幅  
員僅當省之中邑而歲課之額幾埒於一郡民  
就貧而歛轉急邇季以來加以胥史之竇日開  
市井傭保因緣為奸至不可盤詰而逋負之委  
積如林又會均田之役先是當事者刻期相責  
一切苟且以應而豪民猾胥乘而竊伏於其間  
欺公巧法上下騷擾故民昔病在賦而今又病  
蠹也令憚於催科而又憚於弗均矣戾來條問

邑利病及民所疾苦唯賦最急乃先議賦法與  
民約賦有常數數有定期令民得執其數如期  
而歸之官耗蠹稍稍可稽也又議均田先察豪  
黠之尤者寘之法盡芟其隱伏而籍之然後令  
邑南北之民互相履校又勤加采訪損益其則  
一歸諸平易民始帖然於疆理矣暇則與二三  
文學進邑諸生講執試課而尤諄諄以行誼相  
誡勉士之嚮學而修行者視昔斌斌也侯在邑

五載餽餽不及於門嗔恚不形於色廼心罔一日不在民雖施為大略未盡究其志而真誠懇惻則浸浸乎徹於豐蔀之下入於童皃之腑矣獨不喜傳厨以快過客纖趨媿媿以逆意指故始至不能驟博虛譽久乃真醇著聞部使者交章薦列會當徵召起而疾以內艱報去矣去之日羣邑之士大夫文學三老子弟相率而送於境上至遮道不能前疾既去民悒悒不能一

日忘乃相謀樹石紀思以垂永久而徵言於余  
余惟漢史稱何生所在無赫赫名所去常見思  
而考其行事則唯與諸生試誦論程得失記問  
墾田頃畝五穀美惡而已若侯者其真廩廩德  
讓君子之遺風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  
只君子德音不已夫民愛而思思而積積而滿  
滿而咏歌之不已而本之曰樂只是故觀於民  
之所思而為民父母者亦可以惕然思矣侯諱

奇字廷才號德玉楚之祁人也丁丑與余同舉  
南宮對庚辰 廷試辛巳來令吾邑其行誼薦  
於家庭有求之古人不多得者茲不具論論其  
居官如此身修者官未曾亂也豈虛語哉豈虛  
語哉

重修筠陽書院景賢祠附建社學記

今上臨御初載銳意太平專降委任執政自用  
欲約天下學士大夫使惟已聽一行其志以示

有為而學士大夫多所異同執政患之於是講  
學有禁已又聞四方書院增剏聚講繁興迺至  
議革書院初議猶指近所剏豎者爾而希望成  
風遂不考載記不稽遠近一切議革以報郡之  
筠陽書院亦議革中吾邑中丞傅公居節母太  
夫人制喟然太息曰茲地也非余昔所聚而講  
業群而考德者乎而何忍一日坐視其淪落市  
廛而遽莫可圖復哉迺捐貲二百餘金抵其直

廢幾存羊以俟今日壬午以來 主上毅然獨  
斷恩與天下士民更始舉十餘年興革所不便  
者悉從釐正其大者 詔書頒示次則有司可  
以推廣 德意而奉行者聽其次第修舉自是  
四方郡邑舊志所載書院雖未奉 旨興復而  
稍稍出諸民間而還之舊矣中丞公延挈書院  
故基歸于郡邑置其值不問郡邑聞之而臺當  
道中丞東揚心毅陳公直指東齊鑑塘朱公嘉

與高誼命有司伐石鐫辭以彰懿舉而議者猶以謂憚於書院之復姑立社學以應 詔云時

督學則四明沈公獨首議曰方今寬政一新厲禁槩施澤誕纒螺何獨士類不蒙其休哉况社學可立而書院獨不可推行乎夫嘿喻意指示其端而不使驟溢者布 憲之徽猷也稟印法

意會其變而漸以宣譽者將 德之弘圖也迺議復故宇為諸生講會而別界一區為社學舊



有祠祀周濂溪至王陽明七先生為七賢祠易以景賢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兼之矣議聞兩臺兩臺躔之遂下所司漸次修復郡侯維揚章公介文學廖某造山中屬史氏以辭余惟古昔盛際國學遂序黨庠家塾群子弟而教以德行藝養之惟恐其不周而謏謏日望其有成是以在昔多才而國家並臻休明悠久之慶餘風被于列國式微之鄭公

孫雋猶能不毀鄉校以取重聖人逮烈燄熾清流投偽學禁而治俗污窳世道陵替之故可攷而鏡已吾筠俗撲而風質士多醇茂其處而學也無希濶汪洋之譚兢兢尺度罔渝故其仕也亦不驚為蹉跎倣詭之行而至於守官行已廩乎程憲不至與世浮湛後先相望成跡具存及今而不能無少變也已夫士際聖明則興起為易苟以豪傑自命學之修壞豈有待於外哉七

先生羽翼孔氏者也書院之設羽翼學宮者也  
七先生之學淵源洙泗而發微濂溪學聖之要  
亦惟無欲無欲則公為居敬為窮理為主靜為  
致良知總歸于仁義中正而修之吉語曰視其  
同萬物皆一視其異肝胆楚越夫至於肝胆楚  
越則接搆日鬪是非守勝尅核不已而忿厲之  
心生焉恣睢自任卒病天下以徇其身而終莫  
之寤豈其初心則然哉欲錮之也諸士誠能遠

師前賢近宗先達仰體作新之意俯維風土之  
故鑒于書院之所以興廢而知人品之所為臧  
否世運之所為徃復則聖道可學而至直躋斯  
世于隆古而寧獨有光茲舉我中丞公立御史  
臺侃侃無所依回西視畿學則務以寬教畿  
士至今宗之歷寺卿並赫聲績讀禮居鄉垂十  
年而凝厚廉靖之風足興後學今起撫兩越越  
人戴其保釐上方嚮用老成端重公之勛業

未有艾也茲舉蓋以翊宣文教而大有造於此  
邦是不可不記書院地幅規制詳志郡乘故宋  
郡學宮也始修于郡守任丘鄭公有督學河南  
田公記增修大備于郡理吳興潘公有祭酒鄒  
文莊公記潘公增置田若干畝以贍學者與書  
院俱鬻沈公欲并復之今參知行省尚圖考其  
成云中丞公諱 號仁泉高安珠湖人沈公諱  
號東霍章侯諱 號侍山其一時當道群公

豎郡邑有事當書者則列在議牒

前清江令希宇郭公生祠記

今御史大夫希宇鄩公之始為清江令也去今二十餘年矣而邑士民思之如一日先是歲癸巳相與豎亭勒石大司空曾公為文志之矣而猶未足以慰其永懷也越今歲戊戌復謀購地于邑治之前奉公而祠之祠堂三楹中肖公像左右翼以兩廊前樹棹楔大署祠額於其端祠

後別為廳舍僦民賃居即司祠鑰啓閉而歲量  
入其直以供祠之費公九月廿九日初度士民  
約歲是日交集祠下稱觴為壽期以垂之永永  
勿替其思慕之篤如此董其事者教清江先生  
孫太學生呂也事訖以諸縉紳先生之言來徵  
余文余謝不敏弗獲辭迺因有感而曰公何以  
得此於邑之士民哉夫人情睽合萃渙其於久  
暫䟽數之際始未嘗不比暱往復而後稍厭斲

以弛也公今為御史大夫立殿陛之上勢日  
尊貴去清江奚翅萬里而二十餘年之間歲月  
漸靡閱歷幾何其士民猶戀戀若屬毛離裏之  
不能頃刻不介于懷也意必有魁竒卓詭之事  
震炫於人耳目而駭動其心志是以雖歷年之  
多而能使人嚴而神明之不敢懈耶及讀司空  
所論次政蹟不過省供億清耗蠹禁奸慝興學  
造士色咲教育之云爾今之課令高等曷嘗不



兢兢於斯數者及考之既去之日聲實已浮過  
半而况數十年之後而其風流尚在人心也哉  
令之於民父母也父母之以身託其子而為之  
計長父也亦唯是家人生產日討而尋之與夫  
教誨式穀使不隕墜以有成立耳然其真誠慊  
惻怛通於喘息呼吸之微而精神營度相為綢  
繆膠固而一無壅闕滲漏故不待綰結而澤在  
一日未斬思慕一日罔極也昔潁川治行漢廷

推為第一而伺察陰伏不免竒恠近名故自御  
史大夫而為丞相也號令風裁遂損於前說者  
謂米鹽靡密繁碎之務獨長于治民而總攬紀  
綱非其所優則委吏會計者非耶蓋其挾術任  
數陰陽上下故欲令郡國歸教條而誇鵠雀猶  
然亭豬烏肉之故智也迺若蜀郡桐鄉九江一  
無所謂神明者而其民祠祀之不絕則所以入  
民之濶而永終有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雖

然令親民者也而大臣則親於君親於君者道  
在得君而親民者道在得民今之令而號能得  
民者即千里一覲猶幸遇之旦莫也而大臣能  
得君以畢其志而竟無損於功名抑何寥寥哉  
夫士之始離與濼也進取方銳絜度程效并力  
趨赴罔不難以其身為民之寢處燠咻也及至  
躋躡崇臚願望滋廣志分於多岐而精疲於末  
路反而求其始仕之初心已莫能自信矣以莫

能自信之心而欲格天而望其嚮荅也有是乎  
哉由前觀之公為蜀為桐鄉為九江由後觀之  
其不為穎川也必矣南山祝美之辭也既曰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必申之曰樂只君子德音不  
已夫去思懷惠故詳其已往而祠則報惠宜申  
諸將來余雅聞公節槩故於邑士民之請而為  
道其祝頌之私如此云公名惟賢字哲卿福建  
晉江人由萬曆甲戌進士去清江而歷今官所

至聲績茂著具在曾司空文中

書行役嗟稿後

今夫靈曜載陽惠風扇飀異荇蔕蘄芳卉披馥  
厥攢柯而架葦宛搗錦與錯繡矣至若幽蕞織  
帶順時節以苞茁露本真而流鬯朝華分榮柔  
條埒秀亦足以綴景物而暢睇睐也乃若宋人  
之刻象楮三稔操斤甫就一葉鋒芒顏澤豐省  
其真蓋亦瘁矣哉余讀古人詩塗罨巷謳勞呻

康吟悲愉殊態雅俚襍陳寄嘯歌於片時振麗  
藻於千禩爰逮輓近古調云亡墨客翰卿燥吻  
濡毫讐品格則代分甲乙校風神則人辨雌黃  
及授簡於作者殆不能邀榮於一賞嘻嗟何哉  
刻楮雖立終不若春陽之一葩也懷靈胡君孝  
純慕養職分靡監扶瑰瑋之器負追琢之能資  
厄於任子位闕于外寮瞻懷內顧永言感歎頻  
觸興於矚眊恒寓情於篇什平生撰著殘晦篋

中竊睹斯稿一窺梗概余友同年楊君旣弁其  
端走也不敏更綴末簡左太冲有曰發言為詩  
者咏其所志也登高作賦者頌其所見也飾辭  
臆說工巧奚當世之譚詩者其毋珍刻楮而眇  
春葩哉

羊嵩原雄筠唱和冊引

雄筠唱和嵩原羊戾理天雄貳瑞筠與諸同寅  
鄉大夫撫景寄悰感時懷古所為賡唱而迭和

者也侯由名御史晉符臺用言事左遷歷二郡  
一切職務不厭煩瑣故其形之咏歌春融閒雅  
略無憤懣不平遷客無聊之態余嘗讀侯少府  
題名記云縣令非庠臺寺非崇禁廷非近郡國  
非遠獨慕蘇子由文文山之勤民憂時隱然若  
有遐思焉侯之志量可知矣故宜其形之咏歌  
爾爾也昔蘇子瞻論賈生非文帝之不用生生  
之不能用文帝今上聖明遠邁漢文侯通達



國體不下賈生而又能慎其所發前席之名且  
及矣卷阿矢音固當鳳鳴朝陽也是冊戾乎書  
以示余余為引其端如此

尺牘清裁補遺後序

代

丁丑春余獲對南宮納書中秘蓋出太史東蒙  
公先生門云先生冲夷溫懿望者卜其公輔也  
令子長君方在韶齡握靈闕玲聲名已隱隱動  
諸縉紳學士矣既余官諫垣歷旬宣而先生溘

寫修文地下長君悼先志之弗竟想世業之中  
墜抱璞荆山索珠玄水張羅往牒片語畢弋廼  
乘餘暇編輯尺牘清裁補遺一帙分為四卷自  
敘明志爰已刻布青氎膾炙中原余叅藩江省  
侍御朱公手是編授余余退而率業伏而歎曰  
先生其不死也夫靈均忠憤不遇而離騷一經  
崛起三百篇後蔚為千載辭宗然其後無聞人  
獨弟子宋玉輩相與歔歔慄慄至悲譎不已讀

者憐之今有長兄先生其不死也夫雖然余生  
東南人也昔嘗涉三江五湖望洋東海瀆瀆滌  
滌滔天浴日譎詭殊恠溼浸出沒莫可名狀拊  
髀躍然曰此神州淵藪也及遊先生之門而間  
聞其勝則先生不言濁河渤海而獨言辨澠淄  
事以謂天下至味生於至淡至廣出於至精有  
味哉其言之也已又官西蜀歷青城登峨眉翺  
翺金維太清之間而滄眇江河之源則崑崙岷

山並極西北介在荒服江河竇焉其本不過濫  
觴而襟帶兩戒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尾閭洩之  
不涸也然後知天下抉奇博覽之士本本元元  
必尋其端而流斯噴沫雜與窮詰先生不言濁  
河渤海而言渾淄蓋其慎哉是編也昉于西蜀  
用修揚公繼則吾崑元美王公稍加裒益而長  
君又增而補之其諸窮源崑岷合滙大海即漚  
汜之中不遺渾淄之辨也長君之用志良精勤

矣於是重加剞劂請于藩伯王叔陳公弁其端而余則論次末簡庶以廣長君之志上慰先生九京不獨為宋王之悲歌歔歔而已也昔子長氏傷太史公番滯周南發憤作為取協經傳整齊百氏拾遺補藝成一家言藏之名山是編也長君固泰岱之副矣若乃紬金匱石室之藏上下往古來今撰述紹明以光大先生之志于不朽則余將拭目焉而此固窺見一斑也

題南雍濟美卷首送德昭姪孫

吾教之顯於明興肇自憲僉竹坡公而少府  
東湖公繼之侍御存菴公又繼之存菴公再傳  
而為太學生汝敬士焯汝敬次子也焯初遊邑  
庠往謁外父張爾操使君于衡使君詰之曰子  
之來也睹南嶽之崔嵬覽湘流之清浚能無心  
眸開豁而形神俱爽乎焯唯唯使君進而語之  
曰一鄉之士曷若一國一國之士曷若天下吾

宦遊楚楚江夏郭美命先生天下士也今掌成  
均于南子盍遊其門以大厥觀乎焯唯唯使君  
遂解橐中金而贈之焯歸以告余余亦命子壻  
吳夢旦與偕入南雍焯之行也告別于宗父老  
父老暨二三親爰合釀為餞各贈以言彙成一  
卷而屬余題之余惟世祿之家子孫不難于階  
進而難于服訓故書稱象賢春秋致謹於由禮  
驕侈易滋而儆戒之言不聞也自古克肖之胤

其所漸被於家庭固有自来而曷嘗不得之尊  
師取友之益哉是故師道立則善人多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也郭美命余  
門人也余於二子既慶其得師而尤慰其無友  
吾鄉有謝吉甫氏蓋所稱為苦節獨行之君子  
者余恨其覲之晚而獨喜其一見而契之深也  
乃為二子介吉甫而與之偕行其庶幾朝磨夕  
淬而日底於善人也歟焯茲舉也內有光於嗣



服而外無負使君之教矣余貧不能為旦贈告  
焯即以告旦也酒壺旣傾吉甫為歌菁莪鹿鳴  
而別吉甫其有以示之矣焯字德昭余旣題其  
卷而綴之以詩

詩刊五言律

題烏柏家聲卷首

詩紀小星江沱而必推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蓋  
志所自也當時里巷閨中之謹即其細行曲節  
皆得聞於太史以備觀采而詩之以節稱者柏

舟之外寥寥無聞焉豈幽貞之操固自古難之歟趙氏下宮之難也公孫杵臼自居其易而以立孤屬之程嬰且曰趙之先君遇子厚子勉為其難者則立孤之視殉節為尤難矣彼二子皆所稱烈丈夫也而猶計較難易然後審所自處其以責之嬪人女子而欲蕪處其難也不亦重且周乎余宗姪太學生汝敬之喪其父叔時兄也生才二旬耳呱呱藐孤危若干鈞引於一髮

匍匐過者猶生愍心乃其母王氏懷抱出入且泣且訴曰天乎不欲泯教氏之世德而使宗祊之有屬也其在此兒劬勞顧復摧肝裂膽日夜冀其成立以延如綫之緒王氏之所以衡困於十餘年之間者茹荼固之餘甘矣及今孫曾繞膝而又見其孫之遊太學也固天之克祚明德而王氏矢心勞勩寔基之矣邈厥本原其所以垂刑十而開習之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汝

敬之祖侍御存菴公禋身教家警歛必肅而正  
直之氣剛毅之風著于家庭而溢於閨闈闔閭  
之內蓋自憲僉竹坡公少府東湖公以來內則  
家聲法程具在而陶範隳葉於其中不翅器之  
在型弓之在檠自期于方圓勁直而若性使之  
然矣汝敬之遊南雍奉其母偕往與汝敬遊者  
皆知其母之節侈為輦歌以頌美之積而成卷  
汝敬請余題其端余命之曰烏柏家聲蓋亦推

本所自以附於詩人之義也歟

逋廬解

逋廬居士晚好梅凡耳目覩記手持口詠悉并  
而寓諸梅聞有善寫梅者冒暑走數十里謁而  
請之有宋山人訪余至善詠寫則與同寢食者  
數日必窮其伎而後去自號曰四休六逸逋廬  
居士顏其齋曰逋廬已入製四休六逸詞咏梅  
諸什示余余為和之先是屬其說於余而余未

有以應也久之客有嘲余曰子之習居士故矣  
而何說之難也余曰未得其解客曰解何難哉  
予不知林君復乎君復隱居西湖足不入城市  
者餘二十年嗜好泊如獨鍾咏於梅當時膾炙  
人口於是後之好梅者咸託焉居士嗜其好即  
名其名也子何索之遠乎余曰子襲其名未解  
其義也客因以詰余余曰梅以君濩名君復不  
以梅名陶之菊王之竹周之蓮直寓焉爾而非

其實也果如子言則世之為元亮為子猷為茂叔者盡天下執夫逋之義負也逋也負于此必  
逃於彼逃而復焉此君復之所為名而字也居  
士固亦有所逃焉耳客咲曰異哉逋逃賤稱何  
以目居士而且及古人乎余曰子豈知逃者哉  
古有以身逃者矣屠羊說其人也古有以家逃  
者矣顏闔其人也古有以國逃者矣越王子搜  
其人也古有以天下逃者矣石戶之農其人也

彼不善逃者畏景而不知處陰竊鈴而掩耳以  
馳也逃何容易言哉客曰請言居士之逃余曰  
居士其固知逃哉居士初嘗治博士家業矣竟  
之未見其止也迺有厭心買山數畝於陽嶺之  
陽決渠編籬蒔花種柏招邀嘯咏以遊以嬉號  
曰南陽山人既而去之以遺其子而又戒其弗  
葺也則舉以授余余因而疏之垣之池之亭之  
日與居士偃息其中時而奕時而詩時而頽然



以醉而脩然以歸居士不知為余余亦不知為  
居士也居士之為南陽入而穴土室以居則曰  
坐忘窩出而拊松枝與鳥語相和則曰巢松子  
又自其所居步澳溪之澚合一流而匯瀦波洄  
潏狀折而東之而漣漪渙漾也則曰觀瀾子居  
士其逃名乎其逃實乎信乎居士之善逃也客  
曰乃今聞逃之義得居士之解矣然則子之徑  
而菊池而蓮環圍而竹狂呼而醉靜觀而止也

其亦曷逃乎余曰壺子之九淵神逃也客惟其語以告居士居士蹶然曰有是哉其言逃乎雖然知我者也余將與之逃諸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渾沌之與游溟滓之與居諄芒之與遠烏知所謂大塊之勞我佚我休我哉而余直以彼為善復矣余聞之曰居士其見善者機乎彼既其文者也示之以太冲則直有逃焉爾

程信吾進士小像讚

鄉雲爛兮開天閭  
臚唱動兮珮玉鏘  
多士征兮儼冠裳  
叶昌辰兮慶觀光  
矢丹忱兮對揚肅令  
儀兮嘉臧薄鷹鷗兮  
希鸞皇肆澄清兮暨海邦  
卷舒惟時兮相羊睠頌  
橫厲兮八荒駕雲霧兮  
翱翔扶日月兮帝之旁  
稟一惠為周行諦始  
進以賢良洵七尺之堂堂  
顏榮名而彌昌

安土詞

日云改歲適當鼎革之期  
月紀嘉平允協泰臨

之象集群仙於蓬島迓 太清於玉堂宮室維  
新神人胥悅言念豐邑燕貽必先考卜斯干似  
績乃獲攸寧况屬中興之秋尤當大觀之日神  
謀允賴教典肇修伏念某奮跡一經安貧累世  
陋巷不改自愧顏氏之賢環堵蕭然人嗟原憲  
之病中葉不造碩果僅存乃者 帝命展親幸  
蒙休沐之賜 天啓營室聿興版築之謀門第  
改觀敢效于公高大侖與胥美謬當張老揄揚

周以垣墉被之瓦壁。桑土豫綢繆之計。磐石固奠安之基。六月肇工。半載集事。人力豈至於此。神休實贊。厥成且卜吉期。爰即新宅。安筦簞而叶。夢奉菽水。以承歡。攸躋攸芋。爰笑爰語。匪藉地祇之固。曷臻家道之昌。用啓玄宗大開法會。仗黃冠而奏格。聲徹步虛。秉丹悃以思成。精孚合莫。彩雲遙擁。迓諸天于上方。紫炁先騰。度真人於函谷。皈依道德。宣靈威靈。

伏願 真宰居歆 英爽來格 珊珊環佩集

太乙之靈 壇燦燦 蒞珠證 上清之善果 祝罄

不吐祈福 有徵得一 以寧奠方隅 於孔固 有萬

必大綏福 履於無疆 鶴髮烏紗 天壽錫高堂之

慶 鳳毛麟趾 人文鍾奕世之祥 永飀滋綿 椒條

蕃實 台纏炳耀 長依 北極之尊 奎宿光芒 水

發西崑之秀 肅干 聰聽敬受 明禧

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 論 閣試

聖人者不以物役其心者也不以物役心故其  
天純其天純故其神全於是乎參天地並日月  
照萬物而聖人之德神明四達而不悖矣若此  
者聖人豈能有益於其心哉蓋嘗觀心之所自  
來矣人心之初判於大極涵於大虛其體湛一  
其用虛靈譬如空之未雲也鑒之未翳也空明  
懸著萬象辨焉夫心之本體如此而又有所求  
而不得者何哉今夫耳之與形無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聞巨之與形無異也而瞶者不能自睹  
心之與形無異也而昧者不能自察物有所聞  
之耳故止水可以鑒顏燭鬚眉而平準者取法  
焉一或撓之則天地方圓莫辨矣為其澄於靜  
也人靈萬物且不知莫而著龜枯朽能卜來今  
定吉凶以用之者假不用者也而長得其用在  
物且然而况於心乎聖人思慮恂達耳目聰明  
前乎千萬世而知其已往後乎千萬世而知其



將來上極於天下窮於地博觀於庶類而知其  
高卑散殊事至而揆物來而宰千變萬化而不  
可為端倪蓋握其樞以為天下運而天下莫測  
其所以聖人固如此其神哉聖人固非能離去  
形骸而求所謂慧宗也亦未嘗根極希夷而泛  
事於寂照也惟其心之清明而已矣心之清明  
固其本體也衆人與接為構日以心聞與物相  
習相廁終身恭然而不知其所止故外獲者不

可繁而捉將內健內韞者不可謬而捉將外健  
內外韞者已且不能寧而何有於清明哉聖人  
知人心之不可撓也莫若守之以無私養之以  
恬全之以天衆形色色人皆徇諸其目也而聖  
人方且視之於無形明有所不試也羣音囂囂  
人皆徇諸其耳也而聖人方且聽之於無聲聰  
有所不用也繆繆轉轉變態萬狀日夜相代於  
吾前人皆執之以迹也而聖人方且寓之於庸

不得已而後起也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塞達道之蔽此數者不盪於胸中則正正則靜  
靜則虛虛則明明則無知而無乎不知無為而  
無乎不為也聖人之如神固如此哉瞻彼闕者  
虛室生白無將無迎其明如神人心之自然也  
聖人豈同於齊知之所知哉全其心之神而已  
矣雖然聖人之具是德豈獨其身自有之哉蓋  
君天道也天道清則五官宣而四時行君德神

則羣賢會而百工理四時行則生長收藏各官  
其府而報歲功之成者歸諸天百工理則刑名  
度數各能其職而頌治功之隆者歸諸君故曰  
恬淡怡愉德之至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聖人  
以此達諸天天之道其神乎通諸此者可與語  
帝土之倫矣